

在臺大的回憶

文／河田末吉

翻譯／吳智琪

臺大就任到卸任

昭和11（1936）年9月，我被任命為台北帝大的教授，任職於理農學部（理農學部於昭和18年4月拆分為理學部及農學部，我變成在理學部工作。）物理學講座教授，我與母親、姊姊與妻子於10月13日前往臺灣。物理學研究室的木村毅一在台北車站迎接，而後前往學校為我們準備位於古亭的住所，受了在那裏接待的伊藤的母親很多照顧。我們暫且在此住下，翌年暑假搬往昭和區的大學宿舍。宿舍非常寬敞，住起來非常舒適。自此之後直至昭和22年4月回國，我們都在這裡生活。隔天早上，木村陪我們去參拜臺灣神社，並陪同我們遊覽臺灣總督府、台北博物館、台北植物園、建功神社及龍山寺。

行李整理完，我連忙趕往臺大（校長是幣原坦），向理農學部長山根甚信報到後，在物理學研究室見到了太田賴常。我就任前的物理學研究室由教授荒勝文策、副教授太田、助理木村及職員植村吉明組成，其他還有內藤實（助手）和伊藤貢（太田副教授的自費研究輔助員）。植村與荒勝教授轉往京都大學任職，不久後，木村助理也前往京大。物理學僅剩一門課程，並沒有物理學科相關授課。太田向我說明了物理學研究室的情況，並針對今後物理學科開課展開討論（關於研究室的經濟狀態我從學部長處略有耳聞，但比之情況更令人堪憂）。我們很快決定了學系的課程及太田的研究如同以往進行，並依太田的希望將伊藤轉為正式的職員。此外，決定由內藤暫時作為我的助手。但是，關於我自身研究的方向卻沒有眉目。

我在京大研究X射線，並不期望在臺大繼續從事該研究。經過半年的摸索，我決定利用臺灣的高地研究「大氣中的中子」。因阿里山有森林鐵路，選擇阿里山、玉山塔塔加鞍部、新高下，並以鹿林山莊（高2750公尺，森林管理處的住宿區）為中心進行研究。研究進行期間受到許多人的幫助。山根學部長在校內的一隅闢出一間研究室供我們使用，阿里山高山觀測所的那須所長借我們使用一間宿舍，鹽水港製糖公司提供Ra-Be中子源（鐳波中子源），醫學部的竹中教授借我們示波器使用。帝國學士院、日本學術振興會、服部報公會補助研究經費。中子測量由我一人操作。因為若非獨立操作則很難進行。但，敷硼計數器及線膨脹係數測定器的製作、移動小屋組裝、高地旅行等事務，由內藤及伊藤兩位負責更多。研究方面，即便使用一支計數器也成獲取相當的研究成果（台北帝大理學部紀要



臺灣大學物理文物廳

考克饒夫-瓦耳頓型加速器 Cockcroft-Walton Accelerator

位於臺灣大學二號館原子核物理實驗室原址，於2005年化身為物理文物廳，展示亞洲最早期Cockcroft-Walton型直線加速器及其相關科學文物。（圖提供／臺大物理文物廳）

第一類第一卷第十號63頁至74頁，昭和20年2月，其他）。服部報公會計畫了全國性大氣中的中子研究，也向我尋求相關意見。但時局處於太平洋戰爭，最終並未實踐。

我打從一開始就認為這項研究在時間方面的執行效率很低。雖然測量在台北也能進行，但因為以高地測量為主，為不妨礙校務必須配合時間進行，又，需要避開雨季或登山季進行研究。因此，為了平時也能進行研究，決定以「濕度測量」為第二研究主題。而這項研究並沒有在台北進行，回國後，在京大的工學部應用物理學講座進行研究。

還有另一項與內藤、伊藤兩位共同進行的「Ra搜查」。Ra（鐳元素）是臺大附屬醫院及台北市內的私立醫院於治療時消散的。根據醫院的委託，使用GM計數管搜索，自廢紙簍、垃圾場及排水管中檢測出。這雖然稱不上是研究，使用GM計數管追查Ra的過程非常有趣。

若這樣平穩的生活能持續下去該有多好，但大環境並不允許。日本與中國之間紛爭不斷，內藤遭徵召入伍，於昭和12年9月至15年6月前往華中、華南前線。於是，來到昭和16

年12月8日。這天，我們準備在鹿林山莊開始測定中子，在這裡，被從嘉義返回山莊的深江管理人告知「戰爭已然開始」及日本海軍攻擊珍珠港的消息，我們考慮是否立即返回台北的時候，使用伊藤剛組裝好的收音機收聽，知道了日軍握有當前絕對優勢的消息，在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想到好不容易能到這裡研究，在進行一日測量後，我們返回台北。台北也正如我們先前所想，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混亂。

太平洋戰爭初期，日本軍捷報連連，戰線不停擴大。但最終局勢遭到逆轉，到了昭和19年日本軍已見敗象。昭和19年秋季，臺灣開始遭到空襲，到了20年年初，空襲不曾停歇。大學方面也開始考慮疏散，住在宿舍的我們，疏散至新店溪上游的乾溝（在乾溝當地老人們對我們十分親切）。昭和20年5月31日總督府、台銀等地被燒毀，大學內部多處也遭投放炸彈。昭和20年8月6日廣島、9日長崎被投下原子彈，8月15日戰爭結束。

昭和20年10月18日，臺大移交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大學接管，我則作為臺灣大學理學院教授留任。

我的留用任期於昭和22年4月30日結束，5位家人一起離開台北。5月3日自基隆乘船，5月8日於佐世保返國，5月16日抵達位於姬路的堂兄家。6月7日，我卸任臺大教授，離開臺大。

關於太田、內藤、伊藤三位同事

紀錄一起在臺大物理學講座工作的太田、內藤、伊藤三位同事。

太田在光譜學研究上有優越的成就。他在台北高等學校再三請求下，於昭和16年以共同教授的身分轉往台北高等學校，主要在新竹天然氣講座繼續從事研究活動。戰爭結束後，留用為臺灣大學理學院教授，昭和23年（推測）回國。

內藤於昭和12年9月徵召入伍，15年6月退伍後返回研究室。除了與我共同進行研究，亦進行其他主題如基於鉛層下中子射叢、北投石相關等研究。內藤於太田轉往台北高等學校後，昭和16年升任臺大副教授。戰爭結束後，留用為臺灣大學理學院副教授，昭和22年5月回國。

伊藤與內藤同樣是研究的大力助手，他在內藤晉升副教授後擔任助理。昭和21年回國。

雜記

1. 就在我確定任職於臺大的昭和11年夏天，在京都與青木（前理農學部長）碰面。當時，他告訴我「先設想臺灣是不好的地方，如此一來也許就會意外地發現其實是個好地方也

不一定」，這句話對我非常有幫助。

2. 到臺北最先看到的是城門、騎樓及民宅入口人們的閑話家常。
3. 到任後不久就是裡農學部教授會議，接著是與化學研究室共同舉辦的歡迎會，十分感謝對新人盛情款待。
4. 晚上8點過後收音機只聽得到臺語的節目，此時好像與日本隔絕一般，而與之相反的是，當臺日航線的船駛入基隆港，即使在半夜也有自日本來的船班或配送日本的報紙，感覺離日本非常近。
5. 臺灣有非常美味的水果。椪柑、文旦、白柚、香蕉、木瓜、鳳梨…等，每樣水果都非常新鮮。白米，由磯教授根據研究改良成蓬萊米。
6. 內藤與伊藤兩位為我導覽北投及草山兩地，是個很棒的渡假勝地。
7. 為測定中子前往山區是件非常愉快的事。但山裡很危險，阿里山車站來往塔塔加車站之間的班次每天有一班車，但為了節省時間不乘坐火車，必需沿著鐵軌步行往返。鐵路又是沿著深谷搭建而成，連日大雨河水湍急，橋梁因此有些傾斜，當自塔塔加步行到阿里山車站，抵達同時往往鬆了一口氣。鹿林山莊與新高下之間的道路總有從斷崖或原始林中滑落的恐懼。這條道路是在山莊工作的T職員及他的夥伴，為我們搬運行李行進的路線。冬日將近，沒有或的新高下山中小屋（3300公尺）非常寒冷。我已對罐頭食物感到厭煩，就在這時候T職員自山莊送來了新鮮蔬菜，我和深江都對T職員的親切感到非常幸福。
8. 自離開臺灣已經過了40年。在臺大的日子雖然有辛苦的時候，但那些記憶終究逐漸淡去，只留下滿滿令人懷念的回憶。

（原文出自《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》，1988，劉盛烈教授提供）

河田末吉小檔案

日本天文物理學家。1901年生。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部物理學博士。1936年來臺，接任台北帝大物理學講座教授（原任荒勝文策教授轉任京都帝國大學）。研究專長為宇宙射線物理、結晶物理學以及熱力學。二戰結束後，被臺大物理系留任，重組荒勝文策等人製作、曾完成世界第二次人工撞擊原子核實驗的考克饒夫-瓦爾頓加速器（Cockcroft-Walton generator）。於1947年5月3日返日。

譯者：吳智琪／臺大圖書資訊研究所畢業